



# 印尼真有美军生物实验室吗?

■ 本报评论员:余凡

《国际日报》5月28日刊登王艺璇《美军在印尼秘密生物实验被曝光!》的评论,援引俄罗斯媒体的话:“俄罗斯对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生物研究展开调查后,世界其他地区也提出了类似的怀疑。”“美国在未获印尼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印尼进行生物研究。”

美国2016年曾在印尼苏西省巴东市(Padang)附近进行“秘密行动”,采集人类血液和狂犬病样本。当时,美海军正在进行2016年“太平洋伙伴关系”演习。媒体获得的文件显示,美国海军医生在“仁慈”号医疗船上给当地患者做手术,并从该省运来了三只狂犬病犬,而这些行动都没有获得印尼卫生部的许可。此外,美国人也试图从当地的蚊子身上采集登革热病毒样本。但美国“从未承认”其海军在2016

年的演习中违反过印尼法律。

相关报道随即在印尼及周边国家的华文读者间引起了轰动,不少华文社交平台及群组里纷纷讨论,对美军的行径深表不齿。其实,相关信息之前在印尼文媒体上已有透露。

《罗盘电视》(KOMPAS.TV)于3月24日报道,俄罗斯国防核及生化武器部队的基里洛夫中将(Igor Kirillov)指控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于2010年在印尼的领域内进行生物学的研究,但所有实验资料及成果,没有依法向雅加达政府呈报和共享。所以被印尼喊停了!

基里洛夫揭露,美印双方同意在雅加达市区设立病毒实验室,但美国经常在规定范围外私自行动,四处搜集生物病原体,却拒绝向印尼展示实验的进展。而令人震惊的是,“美方竟把病原体样本提供给

与五角大楼有密切联系的吉利德(Gilead)药业公司,用来测试他们正在研制的新药;而相同的情形也发生在乌克兰及乔治亚(Georgia)两国的实验室。”

《点滴网》(detik-X)于4月11日发布详细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果拿申科夫3月10日在莫斯科对媒体公布,有资料显示,美国五角大楼(Pentagon)涉嫌资助乌克兰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其目的是悄悄针对某国散播能致死的各类危险病原体(pathogen)。

报道中引述俄罗斯基里洛夫中将揭秘五角大楼与吉利德药业在世界各地的黑箱作业。座落在加里福尼亚福斯特城(Foster City)的吉利德是知名的药业公司,该企业与五角大楼有或明或暗的“合作关系”,而其所研制的“抗疫药物”,在国际新闻界已早有传闻。

针对俄罗斯揭发美海军在印尼设立实验室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费扎沙(Teuku Faizasyah)澄清说,那是1970年由时任卫生部长格里特(Gerrit Augustinus Siwabessy)与美国海军之间所签署,不错的话称作“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2号(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Two 或 NAMRU-2)”,但是于2009年10月已被印尼政府中止合作并正式关闭实验室。

前卫生部长苏帕莉(Siti Fadilah Supari)支持格里特的叙述。当年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设在雅加达沙冷巴(Salembar)区卫生部办公园区内。NAMRU-2对战胜疾病方面的帮助“微乎其微”,而作为卫生部长却不能入内执行的监督的职权。她说:“我只知道他们的实验室非常封闭,研究人员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都享有外交豁免权

……我们从不知道他们的外交公文包里装着什么,还有一些来自印尼的研究人员在帮助他们。”

苏帕莉还记得2004年主掌卫生部时,有4名印尼大学医学院的资深讲师特地提醒她必须谨慎观察NAMRU-2,因为怀疑该实验室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她2008年突击视察NAMRU 2实验室后表示,该实验室缺乏透明度,也没有依法与印尼政府分享其研究成果。

《讲坛新闻》(TRIBUNNEWS.COM)于5月28日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印尼创办的NAMRU-2实验室设在人烟稠密、道路狭小的居民区,是一所比较隐蔽的普通民房,里面却可能储藏危险病原体病毒,附近民众始终根本不知道内幕情况。

“美国海军医药研究所”

(NAMRU)于1955年在关岛(Guam)创立,而分支NAMRU-2于1970年设立于雅加达。前卫生部长苏帕莉表明,根据协议,NAMRU-2于1980年就应该终止活动了,但在美国的羽翼下却违规暗中操作。“我认为传言是确实的,实验还在进行着,但我找不到证据,因为他们利用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名义进行,而政府却毫无提防。”当时记者们要进入实验区,被两个外国人阻挡,不久,NAMRU-2行政部就发生离奇火灾。

根据美方承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所以NAMRU-2在雅加达的劣迹是可以取信的。《讲坛新闻》表明,将根据俄罗斯官方提供的资料逐一对照,包括向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求证。事态的调查当然绝非易事,但是,历史是公正的!

## 联合国人权专员满意 中国人权治理是肯定中国贡献

■ 香港:朱家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刚于5月下旬完成访问中国之行,六天行程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频方式与巴氏见面,巴氏在访华行程也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外交部、中国公安部、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会谈,彼此作出深入交流,坦诚相待,增进了解。其中,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间,了解到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实践和成效,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中国新疆依法尊重和保障穆斯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情况,她在走访新疆喀什古城也深入棉花种植的农田,见证了中国在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推

动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努力。

访华之行,巴切莱特走进一个真实的中国新疆,畅通无阻接触当地民众,与当地妇女、基层、劳工、宗教人士接触,以第一身听取客观写实的一面。从巴切莱特口中,肯定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满意中国的人权发展和治理,真正知遇中国人权符合国际期望,中国也同时承诺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促进国际人权事务的合作,可见中国在人权事务合作的高度和配合。

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后,亲自对涉疆谎言辟谣,中国真金不怕红炉火,中国对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实实在在,有目共睹,巴切莱特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最高代表,对中国人权事务的肯定,就是对

西方抹黑中国人权谣言的掌握,更是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加持。在今年北京冬奥前夕,西方社会肆意抹黑产自中国新疆地区棉花制品的劳工问题和举办国际综合体育盛事努力,西方捏造的谎言已不攻自破。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符合自身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全球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巴氏访华取得积极务实成果,中国的人权治理获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见证和肯定,是对中国过去就维护当地人权事务努力的认可和证明,请西方不要再在中国事务再次胡说八道,指手划脚了。

(作者系博士研究生、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 值得商榷的闪小说创作

■ 巴厘:意如香

文学创作多种多样,形式多样化,是值得提倡、繁荣文学创作的好办法。中外文学界无不力求创作形式多样化,避免单一的刻板臆造,并力求作品切合实际,符合逻辑思维的社会现实需求,是为充满人生哲理的人性化文学创作。

近期乐见一些文友兴起闪小说创作热潮,都在为300字左右的闪小说纷纷动笔。闪小说是一种力求用字少,立意新奇的微小说演变而来,用字要求更加精炼的微小小说,涌现了好多写得得休、符合小说载体的闪小说,值得提倡。

可惜良莠不齐,也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小说载体、纯属“文字游戏”游荡小说创作的偏向。所谓“小说”就必须故事性强,有情节,有人物,缺少这两者,只能算文字推叠,不符合闪小说的要求。好的闪小说要求哲理深意,在短促的文字创作里,蕴涵了人生的崇高诉求,与对社会的正能量导向义务。

如果只是为写作而写作,只求文字新奇,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在朋友圈的聊天网里文字游戏,无可厚非,但如若在报上公开发表,确实有欠稳妥。

好比臆造的“闪小说”,写一个人出恭难,蹲在马桶上几小时,硬硬逼出一小块;或者写饿极了,硬是吞下狗血冰块;还是写大小老婆同床,与男人狗咬狗喜欢云云。诸如此类脱离现实的“闪小说”,又

有何意义的呢?这能叫小说创作吗?到底写来想表现什么?虽然符合闪小说要求字数少了,节省了读者的阅读时间,但这类所谓的离奇生造“闪小说”,对社会对人群又有益处的呢?

就像有人推崇“一字诗”,标新立异,认为“一个字”就可涵盖诗歌的含义,这种违反逻辑思维的“一字诗”算诗吗?有待高人评说指点了。

所以必须端正写作态度,不能一味只追求“用字少”,只求尽快发表标新夺目,而忽略了社会影响,结果造成不必要的误导性写作偏差,让初学者模仿误入歧途,负责任的写作者必须引以为戒的。

但必须肯定,绝大部分印华写作者的写作偏向是健康可取的,涌现了许多高质量品味的佳作,足可媲美于亚细安华文文坛,是有目共睹的。

近来印尼各地涌现了众多的副刊版期刊,许多文坛新秀初出茅庐就令人眼睛一亮,期刊里的文学创作水准一浪高一浪,很有看头,最令人惊讶的是,

涌现了一位90后年仅30岁,棉兰的李伟琪博士,近来她发表了多篇评述红楼梦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字评说分析,精准到位,把红楼梦主角人物的性格与家世渊源,栩栩如生展现在读者面前,恍如与作者对谈一般,展露了李伟琪博士难得的文学才华,不愧是印华文坛一个出色的“准红学家”,令人叹服。

因此文学创作长篇短篇都可以,不求字数多与寡,而重在质量品味高。如只追求用笔文字少,但缺乏思想品味与内涵,依然是文学败笔。而文字虽洋洋洒洒过万言,但思想意味深长,对读者多所启迪,获益良多,亦是绝佳的文学精品。

也必须客观公正看到,海内外文坛有许多出色的描写闪小说高手,如林万里、凌鼎年、岭南人、司马政等的闪小说,三百字内,人物情节故事鲜明,形象突出,涵义深沉,画龙点睛,以小见大,充满正能量,令人拍案叫绝,很值得我们印华文友借重学习,多看多评比,受益无穷。愿与印华文友共勉之!

### 端午节

牙律:辛韵吟

江岸边悼忠魂,龙舟竞赛正缤纷。粽叶飘香传千里,锣鼓喧器增激奋。不甘沦为亡国奴,报国无门泪江投。佳句颂扬英烈魂,永垂不朽美名扬。

### 岁月

棉兰:田心

仰视凌云引忆长,俯观荡水漾流行。无情岁月催人老,乐享天时促寿藏。远处丛林烟霭绕,近临车水马龙忙。轮回生命循环急,莫待光阴瞬逝慌。

### 遇见亭

——记山顶之一景 雅加达:莲心

以一种静,独揽天地正气  
守着远方的云飞  
守着山与水的爱恋  
守着一片青翠的诗意  
为来自喧嚣的叩访  
解读禅心

走近你,棱角以孤独  
立姿  
风中弦响雅颂  
撩来诱人的木香  
走进你,千年只需坐  
定

诗人笑谈词曲  
溢出脱俗的意韵  
或看,或听,或倚栏  
凝神  
一场穿越,相邀在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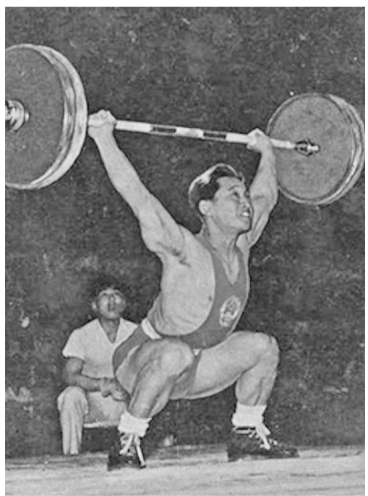
晨雾渐开,一片濡湿  
踏径而来  
夜色深沉,几处灯影  
绕檐窃语  
不经意的遇见  
也会有不一般的情  
愫,那一刻  
你是如此治愈着我的心  
灵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 体育竞技场上的华裔健儿 (2)

M·F·穆克帝 (M.F.MUKTHI)



黄强辉举重

### 举重项目

1910年前后,举重运动在荷属东印度出现,尤其是在泗水。当时,比赛方法还非常简单。杠铃是用水泥或水泥和石头制成的,固定在铁棍的两端。那个时候,也没有具体的规则,纯粹是为了比拼力气。大多数人举重只是出于一种兴趣。

后来,为了发展举重运

动,逐渐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大多是由华人发起成立的,如洒水的青年会(Tjing Nien Hui)和中华国育会(Chung Hwa Kuo Yu Hui),以及后来更名为健康与力量协会(Health and Strength Association,亦称万隆H&S)的万隆奥罗拉(Aurora)。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举重运动员。其中,创造了世界佳绩的运动员是万隆的包德祥(Pouw Tek Siang)和泗水的周文利(Tjioe Boen Lie)。

1940年12月25日,在万隆健康与力量协会(H&S Bandung)的倡导下,各地举重协会在三宝壟举行专项会议,商议成立举重协会总部事宜。就这样,成立了爪哇业余举重运动员协会(Java Amateur Weight Lifter Association,

简称JAWLA),文新思(Boon Seen Sze)任会长。1950年,协会更名为印尼业余举重运动员协会(Indonesia Amateur Weight Lifter Association,简称IAWLA),或者印度尼西亚全国举重协会(Persatuan Angkat Besi Seluruh Indonesia,简称PABSI)。在官方书籍《印尼举重与健美运动历史》(1972)中称,文新思在1940年至1952年间担任印尼全国举重协会总会长,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

华裔举重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印尼争得荣誉。张银辉(Thio Ging Hwie,又名Wibowo Susetio)参加了1951年亚运会和1952年奥运会,并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在奥运赛场上,虽然总举力排名第八,但他的能力却与美国奥运

冠军汤米·科诺(Tommy Kono)不相上下。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中,来自梭罗的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祖月(Tan Tjoe Gwat,又名Tanto Garjito)是印尼派出的两名参赛选手之一。

国家级举重运动员刘玉祥(Imron Rosadi/ Liu Nyuk Siang)有个外号叫“楠榜大象”。1950-1960年间,他师从前国家级运动员顾伟亮(Ku Way Liang)学习举重,之后多次在全国乃至国际锦标赛中获胜。他曾荣获1972-1974年和1976-1977年印度尼西亚全国举重协会最佳运动员的称号。在国际赛场上,他获得了1967年新加坡杰出举重运动员的称号,并在1970年菲律宾亚洲锦标赛、1972年曼波墨尔本节和

吉隆坡东南亚运动会上夺得金牌。在奥运赛场上,他取得了排名第十的优秀成绩。后来,他成为印尼全国举重协会楠榜分会的教练(Setyautama dan Mihadja, 2008:230)。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巴东的张福生(Thio Hok Seng)。他曾多次在全国运动会中夺金,最好成绩是在1987年秘鲁利马世锦赛和1988年卢森堡世锦赛上夺冠。

此外,举重运动员黄强辉的人生经历同样令人惊叹。他于1930年出生于印尼,并在1951年和1952年荣获“印尼先生”的荣誉。后来,他决定前往中国,并将黄强辉的印尼语拼写Oei Kian Hoi改为拼音Huang Qianghui。1952年,他入读哈尔滨

工业大学,同年开始了他的举重生涯。从1955年到1962年,他曾七次蝉联67.5公斤级举重冠军,并于1958年获得了莫斯科国际杯比赛的冠军。令人钦佩的是,他在1958-1959年间曾三次打破世界纪录。后来,黄强辉成为中国举重队总教练,培养出一批奥运会金牌得主、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创造者,成为实至名归的“中国举重之父”。1988年,他重返印尼,担任印尼举重队备战东南亚运动会的总教练,直至1993年。在1993-1995年间,他担任加里曼丹达玛苏利亚(Damasuria)举重队教练。之后,又担任印尼举重队备战2013年东南亚运动会和2016年奥运会的总教练。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多名印尼举重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